



暮春时节,到什川的梨园,别有一番情趣。

去年这个时节的一个早上,我从黄河兰州港码头乘坐水上巴士。河水湍急,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顺流而下。河面上宽时窄,可容纳三十多人的水上巴士顺着黄河向东驶去。暮春的朝阳虽已金艳,但仍未减却清辉。密闭的船舱感觉不到水面之上的湿冷,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船舱两侧激起雪白的浪花,有一米多宽、半米多高,簇拥着船艇前行。两岸黛青叠翠,偶尔能看到散落其间的星星点点的碧草和绿树,分外艳丽。峡谷窄处,怪石嶙峋,直立如初,其态森然;水面宽时,波光潋滟,近树临水,远山依稀。船速较快,船行景移,目不暇接,稍纵即逝。

行驶中的船体异常平稳,船速匀称,运行了七十多分钟,就到了下游的小峡码头。

从小峡码头乘坐中巴大约十分钟即到了什川梨园。原本油亮泛绿的树皮经历了风霜雨雪,大多已变成褐色,加之层层叠叠地脱落和开裂,就像一部厚重的传世经典被长年累月地翻阅,出现了磨损和卷边,但古树上仍然会抽出碧绿的新芽,开出洁白的梨花,结出香甜的软儿梨。

畔望去,映入眼帘的有绵延逶迤的山峦,有滔滔向东的黄河,还有风姿绰约的大片梨园。

数百年来,老梨树大多两三个人方能合围,长出一定高度后就会分出六七枝,每枝有腰鼓粗细。这些梨树浓荫蔽日,枝叶蔓披,旁逸斜出,虬枝横搭,为的是让枝叶和花果更多地享受阳光,积蓄香甜和能量,将璀璨繁茂的花蕾化为累累硕果,缀满这偌大的梨树世界。

原本油亮泛绿的树皮经历了风霜雨雪,大多已变成褐色,加之层层叠叠地脱落和开裂,就像一部厚重的传世经典被长年累月地翻阅,出现了磨损和卷边,但古树上仍然会抽出碧绿的新芽,开出洁白的梨花,结出香甜的软儿梨。

树木极强的生命力使人肃然起敬。数百年来,老梨树每株能够结出不少梨子。软儿梨喜凉,耐储存,享誉海内外。

在这里,看到的是一个纯净素雅的梨花的海洋。随着春天的到来,大片大片的梨树林,仿佛接到了统一的号令,一夜之间全部抖起了精神,悄悄鼓包,徐徐绽放;展开片片花瓣,透出屡屡暗香。那一枝枝、一串串硕大的梨花,密密匝匝、攒攒挤挤、层层叠叠,像粘贴在梨枝之上似的,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匀细醉人的清香,使人有“偶然临仙境,不信在人间”的感觉。

徜徉园中,梨树蔚郁,碧草丰茂,清风宜人。看到满园梨花如冬雪,似白云,纯净中透出安逸,一颗浮躁不宁的心立刻就会安静下来。在这连吸口气都能感到清香入肺的梨花的海洋里,就像洗了一次“梨花浴”似的遍体通泰。

春风放胆敢染绿,细雨瞒人偷润花。果农介绍,梨花的花期非常短暂,眼下三春花事将尽。前几天,一夜春雨,梨花洁白的花瓣有一部分凋敝在地,零落成泥。果农颇遗憾地说,你们早来几天的话,正值花之盛期,如雪覆在树枝上,那才好看呢。

生活在这里,时间似乎过得异常慢。一眼望去,看到的是梨树,嗅到的是花香,果农谈的也是梨事,生活的重要部分就是梨树梨花。果农以梨园为家,年复一年,梨树开花结果,踏实地单纯地生活着。

村子里的冬去春来,镂刻出黄土地上最真切的冷暖交替。春节社火的锣鼓刚刚沉寂,庄稼人便放下“罐罐茶”,扛着铁锨、背上背篼,盘旋在田间地头,开始算计新一茬的稼穑与丰收。

春寒料峭、乍暖还寒。山坳里的残雪还在蜷缩,沟渠里的冰凌泛着青光。冷暖交替的日子里,总有几场雨夹雪、几次倒春寒,使春天的脚步有点迟缓、凌乱。几轮较量后,天气逐渐变暖。太阳露出笑脸,暖洋洋的,从黄土地褶皱里蒸腾起春的气息。不经意间,枯草下的细枝嫩芽打着呵欠、探头探脑,山坡上传来昆虫的鸣叫低吟,小鸟们贴着地皮、飞来飞去,喜鹊三五成群,“喳喳喳、喳喳喳”地播报春的喜讯。小燕子又回到老屋檐下窃窃私语,低空掠过,裁剪出灵动的五线谱。起个大早,爬上山顶,仰望蓝天白云,俯瞰山川秀美,沐浴春光无限。春山可望、草木蔓发,褪去冬日的期许,此刻尽是触手可及的蓬勃。

黄土坡上挺立的杨柳,是春天最忠信的使臣。春风吹拂,树木伸直腰杆,抖落枝头的枯枝败叶,失去遮掩的鸟巢,很是突兀惹眼。枝头缀满米粒大的芽苞,嫩中透亮、黄中泛绿,释放出生命的张力。白杨树上的“毛毛虫”,洋洋洒洒飘落地上,撩拨起几时的无限回忆。塄坎边的垂柳随风飘荡,万千枝条罩满浅浅的绿,像一团烟、似一层雾,远观时有近看无,回头再望又成烟,分明就是一幅绝美的画。每睹此景,都由衷叹服古人所谓“柳”如“烟”的遣词之妙。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包含的不仅是哲学意味、更多的是美的意境。

春雷萌动、喜降春雨,催得山花烂漫、逼出田野披绿,榆钱儿挂满枝头,槐花次第开放,杏花、桃花、梨花竞相奔放,一树绚丽、一片灿烂,一川美景,实在美不胜收、令人流连忘返。庄稼人掰着指头,算准了“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”的时刻。几乎是不约而同,早出晚归、反复踏察土地解冻,蹲在地头、仔细摸透田间墒情。成天挥舞着铁锨和锄头,耧耙耙犁、打磨施肥,把式们一丝不苟;播种下籽、点瓜种豆,节令上一刻不误,绘就春耕画卷、写出得意之笔。特别是那从黄河里引来的清流、躬身拉犁的耕牛、翻动泥土的铧尖,还有庄稼人草帽下的汗珠、沾满泥巴的双腿,最是入画、最见风骨、最为传神。几番忙碌、几度劳累。大棚里的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最先出芽,成片的小麦、玉米、胡麻苗率先破土,迎风招展、逐雨拔高,牵拉着农民的希望,向着未来拔节长高、抽穗结果。

人勤地不懒。种地有哲学。庄稼人年复一年,顺天应时,播种希望,道法自然、经营生计,遵循规律、收获未来。扎根在黄土地上,惯看山间春意萌动,轻抚沟里杨柳依依,陪伴一地庄稼成长,年年岁岁,人生如此、夫复何求?

草木风骨

□ 梅金娟

黄土的褶皱里,华池的山梁像手掌,托着几簇灰绿的影子——旱柳的枝条垂下来,拂过崖畔的窑洞。春分一过,柳芽儿便成了庄户人家的念想。阿婆们挎着荆条筐,掐下嫩生生的叶尖,焯水后拌上荞麦面蒸成“柳芽馍”。咬一口,清苦里泛着草木的倔。

崖头的马茹子树似乎最懂孩子的馋。到了五月里,它的青果子就藏在带刺的枝丫间,我们赤着脚爬上土坡,掌心被划出血痕也顾不得。待到七月,浆果由青转红,最后凝成墨玉般的紫。祖母用粗陶碗盛了,撒一把野蜂蜜渍着,说是给念书费眼的孩子“明目”。核仁晒干后装进蓝布口袋,冬天咳嗽时丢几粒进药罐,满屋子飘着微苦的香。后来读到《本草纲目》里“蕤仁安神养肝”的句子,恍惚间又听见祖母在窑檐下捣药的声音。

沙棘林是荒坡上的火。霜降后,橙红的果子缀满棘刺,远看像一片烧不尽的晚霞。三爷扛着木梯去摘果,棉袄被划开几道口子,却笑着说:“这刺是沙棘的骨气

哩!”腊月间,倘使谁家的孩子害了冻疮,沙棘油抹上三日便结了痂。沙棘根在地下织成网,把流沙捆得服服帖帖——就像三爷用羊皮袄裹紧孙儿那样。

最难忘清明时分的茵陈蒿。白白的绒毛裹着嫩茎,在残雪未消的田埂上探头。母亲说这是“春神的信使”,采回来焯水剁碎,和着玉米面烙成蒿子馍。麦收时节,割麦人怀里总揣着这青团子,咬一口,蒿草香混着汗水的咸。后来离乡多年,在异乡药铺的抽屉里看见了晒干的茵陈,忽然懂得草木的温良——它们把苦酿成良药,把困境化作了生机。

沟底的柠条开花了,金灿灿的碎瓣像撒了一地铜钱。放羊人折了枝条编筐,念叨着“柠条开花,羊儿回家”。村里人说,柠条的命和庄稼汉一样,越是苦楚,越要活得敞亮。

如今站在梁峁上望华池,旱柳依然垂着旧时的绿,沙棘还是燃着往日的火。这些草木把千年的光阴写成最朴素的道理:活着,就是把根扎深土里,把果酿成甜,把刺长成铠甲,把每一寸苍茫都守成家园。

春日清景

□ 富永杰

草芽们正缝补着被北风啃破的衣裳
柳枝编着花篮兜售嫩绿
杏花给山峦抹胭脂时
总有些粉色扑簌簌地掉进溪流
河流放开束缚,鱼儿们衔着铃铛
在倒影里打扮着自己
晾衣绳上的麻雀啄食光的碎屑

孩子们举着风筝奔跑的时候
整个草坡仿佛开始倾斜
线轴松开时,蒲公英借走了一阵风
泥土深处有什么在轻轻震颤——
那些尚未破土的蝉蜕
像极了准备飞翔的运动员

此刻,我们站在田埂上
看所有根系松开自己
当燕子掠过新翻的耕地
整片原野正缓缓踮起腾飞的脚步



杏花笺

□ 张丽娜

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,三月的风依然裹挟着料峭。晨起,忽见院子中央那株老杏树上冒出了第一簇胭脂色。一簇花苞不紧不慢地挤破虬曲的灰褐色枝丫,淡粉的骨朵裹着细雪般的绒毛,像春天的信使从时光褶皱里送来的信笺,把春日明媚写于素简的花骨。

故乡的沟峁生长最多的是杏树。春风日渐柔软时,一树一树的杏花簇拥而来,漫山遍野的杏花为春天写下质朴的句读,洁白的、粉嫩的花随意绽开,似轻描淡写,却也蓬勃十足。杏花从来不是浓墨重彩的画师,它的绽放总带着些许古典文化的节制意蕴。近看五枚花瓣如宣纸裁就,底色是近乎透明的白或淡粉,基部润染着粉饰,好似仕女图中晕开的腮红,留白恰到好处。

宋代叶绍翁《游园不值》中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,独写一枝红杏,取其色淡而神远。我曾于暗夜执油灯赏花,冷皎的月色和暖黄的灯光交织,拥挤的花瓣竟呈现出瓷釉般的清润质感,叶芽蜷曲好似宋词里走出的修辞。将开未开的花骨最是动人,看似沉默实则正在积蓄充盈的力量。

惊蛰的雷动惊醒了杏花的枝丫,待春风和煦,杏树抽出了一枚枚花骨,初生的花骨以神奇的速度生长,不几日便成为丰满的花苞,等待和每一日的骄阳相遇,在温润的春风中绽放。远望沟壑间浮起粉白云霞,细看原是数百株野杏树攒成的花海。晨露凝结在花托中央,形成微型水镜,倒映着天空的湛蓝。这让我想起祖母收藏的青瓷盘上的“宝莲花”,画工笔下的花纹模样,同杏花一样以简驭繁,构成曼陀罗式的几何对称美,喻嚙嚙的蜜蜂争赶着赏花。

杏花实在和文人有着不解之缘:金榜题名赴“杏园”,孔子讲学地称“杏坛”,行医济世处叫“杏林”,这些都是文人赋予杏花的独特指代。杏花还是文人墨客诗词里的常客。杜牧“借问酒家何处有”的惆怅,都需这浅白薄红的花影做注脚。此时,老杏树尽显北地风骨,遒劲枝干与娇柔花朵构成奇异的张力,颇具唐代诗人陈子昂苍劲诗句的风格。

花开正盛时,母亲总会折一枝繁花,将枝条处用火略微烤焦,而后欣然插入盛水的瓷瓶。她说,折一枝杏花,就把春天带回了家。

我是吃着杏子长大的。老家的杏树春来落花成串,夏至黄杏满枝。记得幼时我常将凋落的花瓣放进饼干盒,夹在书中做书签,淡淡的清香在整个童年延续。而今,盛放杏花的竹筐还挂在仓库。

所谓乡愁,可能是一些事物的香味在情感记忆里的编码。

宋代王安石《北陂杏花》中“纵被春风吹作雪,绝胜南陌碾成尘”,将杏花作雪,故乡的杏花飘落也是如此动人。午后忽起疾风,枝头花瓣如纷飞的雪。拾起一片细看,根部淡红斑纹如“美人痣”。夜雨来得很急。雨点打在瓦当上激起陈年的土腥味,花瓣附在玻璃窗上,在灯下映成透明的蝶。清晨雨霁,积水洼里漂着一层零落的花瓣,树上只绽着零星的花朵和残瓣,同一枝上的花苞、花朵与残瓣,同时演绎着初生、盛放与凋零的生命章节。

暮色渐合时,几瓣花在风中翻飞。院子的老杏树上,生着绒毛的杏子正藏在叶下。

每一朵花的凋谢,都是果实成长的序曲。

晨曲

□ 李剑

人在异乡,哪得闲情细读明月?
唯有回到故乡,在寂静的夜里,
当灯火熄灭,远处的犬吠声隐约可闻,
此时,仿佛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檐角那

一枚被夜风吹拂的明月——它依然还是童年时,挂在檐下的那串风铃。

起先是母亲悄声起床后张罗早饭的声音。灶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、洒扫庭院的沙沙声,轻如晨曲。

记忆里的冬天常常下雪。有雪的清晨,父亲用那把长尾巴的扫帚,从院里到院外,扫出一条细细的、弯弯的小路。我们兄弟俩便在这窸窸窣窣的扫雪声中醒来。

暮色四合时,父亲和母亲从田间归来,裤脚上沾满泥巴,衣襟上落上了厚厚一层土。这是他们经年不变的模样。待一番清洗之后,他们便先给圈里的牛羊填上草料,然后才开始生火做饭。

夕阳西下,村庄渐渐归入夜的静谧。日子,又在翌日破晓那金子般的阳光里,被再一次点燃。